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　史部

舊唐書卷九十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四十三

婁師德　王孝傑　唐休璟　張仁愿　薛　訥

王　晙

婁師德鄭州原武人也弱冠進士擢第授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奇其才嘗謂之曰吾子台輔之器當以子

孫相託豈可以官屬常禮待也上元初累補監察御史屬吐蕃犯塞募猛士以討之師德抗表請爲猛士高宗大悅特假朝散大夫從軍西討頻有戰功遷殿中侍御史兼河源軍司馬并知營田事天授初累授左金吾將軍兼檢校豐州都督仍依舊知營田事則天降書勞曰卿素積忠勤兼懷武略朕所以寄之襟要授以甲兵自卿受委北陲總司軍任往還靈夏檢校屯田收率既多京坻遽積不煩和糴之費無復轉輸之艱兩軍及北鎮

兵數年咸得支給勤勞之誠久而彌著覽以嘉尚欣悅
良深長壽元年召拜夏官侍郎判尚書事明年同鳳閣
鸞臺平章事則天謂師德曰王師外鎮必藉邊境營田
卿須不憚劬勞更充使檢校又以爲河源積石懷遠等
軍及河蘭鄯廓等州檢校營田大使稍遷秋官尚書萬
歲登封元年轉左肅政御史大夫仍並依舊知政事證
聖元年吐蕃寇洮州令師德與夏官尚書王孝傑討之
與吐蕃大將論欽陵贊婆戰於素羅汗山官軍敗績師

德貶授原州員外司馬萬歲通天二年入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是歲兼檢校右肅政御史大夫仍知左肅政臺事又與王懿宗狄仁傑分道安撫河北諸州神功元年拜納言累封譙縣子尋詔師德充隴右諸軍大使仍檢校河西營田事聖歷二年突厥入寇復令檢校并州長史仍充天兵軍大總管是歲九月卒贈涼州都督謚曰貞初狄仁傑未入相時師德嘗薦之及爲宰相不知師德薦已數排師德令充外使則天嘗出師

德舊表示之仁傑大慙謂人曰吾爲婁公所含如此方
知不逮婁公遠矣師德頗有學涉器量寛厚喜怒不形
於色自專綜邊任前後三十餘年恭勤接下孜孜不怠
雖叅知政事深懷畏避竟能以功名始終甚爲識者所
重
王孝傑京兆新豐人也高宗末爲副總管從工部尚書
劉審禮西討吐蕃戰於大非川爲賊所獲吐蕃贊普見
孝傑垂泣曰貌類吾父厚加敬禮由是免死尋得歸則

天時累遷右鷹揚衛將軍孝傑久在吐蕃中悉其虛實長壽元年爲武威軍總管與左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忠節率衆以討吐蕃乃克復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四鎮而還則天大悅謂侍臣曰昔貞觀中貝綾得此蕃城其後西陲不守並陷吐蕃今既盡復於舊邊境自然無事孝傑建斯功效竭此款誠遂能裹足徒行身與士卒齊力如此忠懇深是可嘉乃拜孝傑爲左衛大將軍明年遷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封清源男延載初入爲瀚

海道行軍總管餘如故證聖初又爲朔方道總管尋坐
與吐蕃戰敗免官萬歲通天年契丹李盡忠孫萬榮反
叛復詔孝傑白衣起爲清邊道總管統兵十八萬以討
之孝傑軍至東峽石谷遇賊道隘虜甚衆孝傑率精鋭
之士爲先鋒且戰且前及出谷布方陣以捍賊後軍總
管蘇宏暉畏賊衆棄甲而遁孝傑既無後繼爲賊所乘
營中潰亂孝傑墮谷而死兵士爲賊所殺及奔踐而死
殆盡時張說爲節度管記馳奏其事則天問孝傑敗亡

之狀說曰孝傑忠勇敢死乃誠奉國深入寇境以少禦衆但爲後援不至所以致敗於是追贈孝傑夏官尚書封耿國公拜其子無擇爲朝散大夫遣使斬宏暉以徇使未至幽州而宏暉已立功贖罪竟免誅開元中無擇官至左驍衛將軍以恩例贈孝傑特進

唐休璟京兆始平人也曾祖規周驃騎大將軍安邑縣公祖宗隋大業末爲朔方郡丞時爲梁師都舉兵將據城宗抗節不從乃爲所害休璟少以明經擢第永徽中

解褐吳王府典籤無異材調授營州戶曹調露中單于突厥背叛誘扇奚契丹侵掠州縣後奚羯胡又與桑乾突厥同反都督周道務遣休璟將兵擊破之於獨護山斬獲甚衆超拜豐州司馬永淳中突厥圍豐州都督崔智辯戰歿朝議欲罷豐州徙百姓于靈夏休璟以爲不可上書曰豐州控河遏賊實爲襟帶自秦漢已來列爲郡縣田疇良美尤宜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徙百姓就寧慶二州致使戎羯交侵乃以靈夏爲邊界貞

觀之末始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方得寧謐今若廢棄則河傍之地復爲賊有靈夏等州人不安業非國家之利也朝廷從其言豐州復存垂拱中遷安西副都護會吐蕃攻破焉耆安息道大總管文昌右相韋待價及副使閻温古失利休璟收其餘衆以安西土遷西州都督上表請復取四鎮則天遣王孝傑破吐蕃拔四鎮亦休璟之謀也聖歴中爲司衛卿兼涼州都督右肅政御史大夫持節隴右諸軍州大使久視元年秋吐蕃大將麴

莽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入自洪源谷將圍昌松縣休璟以數千人往擊之臨陣登高望見賊衣甲鮮盛謂麾下曰自欽陵死贊婆降麴莽布支新知賊兵欲曜威武故其國中貴臣酋豪子弟皆從之人馬雖精不習軍事吾爲諸君取之乃被甲先登與賊六戰六剋大破之斬其副將二人獲首二千五百級築京觀而還是後休璟入朝吐蕃亦遣使來請和因宴屢覘休璟則天問其故對曰往歲洪源戰時此將軍雄猛無比殺臣將士甚衆

故欲識之則天大加歎異擢拜右武威右金吾二衞大將軍休璟尤諳練邊事自碣石西踰四鎮綿亘萬里山川要害皆能記之長安中西突厥烏質勒與諸蕃不和舉兵相持安西道絶表奏相繼則天令休璟與宰相商度事勢俄頃間草奏便遣施行後十餘日安西諸州表請兵馬應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畫則天謂休璟曰恨用卿晚因遷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又謂魏元忠及楊再思李嶠姚元崇李迥秀等曰休璟諳練邊事卿等

十不當一也尋轉太子右庶子依舊知政事以契丹入
寇復拜夏官尚書兼檢校幽營等州都督兼安東都護
時中宗在春宮將行進啓於皇太子曰張易之兄弟幸
蒙寵遇數侍宴禁中縱情失禮非人臣之道惟加防察
中宗即位召拜輔國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酒泉
郡公顧謂曰卿曩日直言朕今不忘初欲召卿計事但
以遐遠兼懷北狄之憂耳未幾加特進拜尚書右僕射
是歲秋大水休璟兩上表自咎請免官甚切辭多不載

中宗竟不允手制答曰隂陽乖爽事屬在予待罪私門難依來表尋遷中書令充京師留守俄加檢校吏部尚書又以官寮之舊賜實封三百戸累封宋國公休璟在任無所宏益景龍二年致仕于家年力雖衰進取彌鋭時尚宮賀婁氏頗關預國政憑附者皆得寵榮休璟乃爲其子娶賀婁氏養女爲妻因以自達由是起爲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仍封宋國公休璟年踰八十而不知止足依託求進爲時所譏景雲元年又

拜特進充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以備突厥停其舊封别賜實封二百户二年表請致仕許之禄及一品子課並令全給休璟初得封時以絹數千匹分散親族又以家財數十萬大開塋域備禮葬其五服之親時人稱之延和元年七月薨年八十六贈荆州大都督謚曰忠子先慎襲爵官至陳州刺史次子先擇開元中爲右金吾衛將軍

張仁愿華州下邽人也本名仁亶以音類睿宗諱改焉

少有文武材幹累遷殿中侍御史時有御史郭霸上表稱則天是彌勒佛身鳳閣舍人張嘉福與洛州人王慶之等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皆請仁愿連名署表仁愿正色拒之甚爲有識所重尋而夏官尚書王孝傑爲吐剌軍總管統衆以禦吐蕃詔仁愿往監之仁愿與孝傑不協因入奏事稱孝傑軍敗誣罔之狀孝傑由是免爲庶人仁愿遽遷侍御史萬歲通天二年監察御史孫承景監清邊軍戰還畫戰圖以奏每陣必畫承景躬當矢

石先鋒禦賊之狀則天歎曰御史乃能盡誠如此擢拜右肅政臺中丞令仁愿敘録承景下立功人仁愿未發都先問承景對陣勝負之狀承景身實不行問之皆不能對又虛增功狀仁愿廷奏承景罔上之罪於是左遷崇仁令擢仁愿爲肅政臺中丞檢校幽州都督會突厥默啜入寇攻陷趙定擁衆迴至幽州仁愿勒兵出城邀擊之流矢中手賊亦引退則天遣使勞問賜以醫藥累遷并州大都督府長史神龍二年中宗還京以仁愿爲

左屯衛大將軍兼檢校洛州長史時都城穀貴盜竊甚衆仁愿一切皆捕獲杖殺之積屍府門遠近震慴無敢犯者初高宗時賈敦頤爲洛州刺史亦有政績與仁愿皆爲一時之最故時人爲之語曰洛州有前賈後張可敵京兆三王其見稱如此三年突厥入寇朔方軍總管沙吒忠義爲賊所敗詔仁愿攝御史大夫代忠義統衆仁愿至軍而賊衆已退乃躡其後夜掩大破之先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爲界河北岸有拂雲神祠突厥將入

寇必先詣祠祭酹求福因牧馬料兵而後渡河時突厥默啜盡衆西擊突騎施娑葛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之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絶其南寇之路太子少師唐休璟以爲兩漢已來皆北守黄河今於寇境築城恐勞人費功終爲賊虜所有建議以爲不便仁愿固請不已中宗竟從之仁愿表留年滿鎭兵以助其功時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盡擒之一時斬於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俱就以拂雲祠爲中

城與東西兩城相去各四百餘里皆據津濟遥相應接北拓地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一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無復寇掠減鎮兵數萬人仁愿初建三城不置壅門及却敵戰格之具或問曰此邊城禦賊之所不爲守備何也仁愿曰兵貴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即當併力出戰迴顧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生其退恧之心也其後常元楷爲朔方軍總管始築壅門以備寇議者以此重仁愿而輕元楷

焉仁愿在朔方奏用監察御史張敬忠何鸞長安尉寇此鄠縣尉王易從始平主簿劉體微分判軍事太子文學柳彦昭爲管記義烏尉晁良貞爲隨機敬忠等皆以文吏著稱多至大官時稱仁愿有知人之鑒景龍二年拜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累封韓國公春還朝秋復督軍備邊中宗賦詩祖餞賞賜不可勝紀尋加鎮軍大將軍睿宗即位以老致仕特全給禄俸又拜兵部尚書加光禄大夫依舊致仕開元二年卒贈太子少傅

賜物二百段命五品官一人為監護使子之輔開元初為趙州刺史

薛訥絳州萬泉人也左武衛大將軍仁貴子也為藍田令有富商倪氏於御史臺理其私債中丞來俊臣受其貨財斷出義倉米數千石以給之訥曰義倉本備水旱以為儲蓄安敢絶衆人之命以資一家之産竟報上不與會俊臣得罪其事乃不行其後突厥入寇河北則天以訥將門使攝左武威衛將軍安東道經畧臨行於同

明殿召見與語訥因奏曰醜虜憑凌以廬陵爲辭今雖有制昇儲外議猶恐未定若此命不易則狂賊自然款伏則天深然其言尋拜幽州都督兼安東都護轉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兼檢校左衛大將軍久當邊鎮之任累有戰功玄宗即位於新豐講武訥爲左軍節度時元帥與禮官得罪諸部頗亦失序唯訥及解琬之軍不動玄宗令輕騎召訥等至軍門皆不得入禮畢上甚加慰勞時契丹及奚與突厥連和屢爲邊患訥建議請出師討

之開元二年夏詔與左監門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率衆二萬出檀州道以討契丹等杜賓客以為時屬炎暑將士負戈甲齎資糧深入寇境恐難為制勝中書令姚元崇亦以為然訥獨曰夏月草茂羔犢生息之際不費糧儲亦可漸進一舉振國威靈不可失也時議咸以為不便玄宗方欲威服四夷特令訥同紫微黄門三品總兵擊奚契丹議者乃息六月師至灤河遇賊時既蒸暑諸將失計會盡為契丹等所覆訥脫身走免

歸罪於崔宣道及蕃將李思敬等八人詔盡令斬之特免杜賓客之罪下制曰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兼檢校左衛大將軍和戎大武等諸軍州節度大使同紫微黄門三品薛訥總戎禦邊建議爲首暗於料敵輕於接戰張我王師衂之虜境覬其嚋昔頗常輸罄每欲資忠報主見義忘身特緩嚴刑俾期來效宜赦其罪所有官爵等並從除削其年八月吐蕃大將坌達延乞力徐等率衆十萬寇臨洮軍又進寇蘭州及渭州之渭源縣掠羣牧

而去詔訥白衣攝左羽林將軍爲隴右防禦使與太僕少卿王晙等率兵邀擊之十月訥領衆至渭源遇賊戰於武階驛與王晙犄角夾攻之大破賊衆追奔至洮水又戰于長城堡豐安軍使王海賓先鋒力戰死之將士乘勢進擊又敗之殺獲萬人擒其將六指鄉彌洪盡收其所掠羊馬并獲其器械不可勝數時有詔將以十二月親征吐蕃及聞訥等剋捷玄宗大悅乃停親征追贈王海賓左金吾衛大將軍賜物三百段粟三百石名其

稚子爲忠嗣拜朝散大夫命紫微舍人倪若水往即便
敘録功狀拜訥爲左羽林軍大將軍復封平陽郡公仍
拜子暢朝散大夫俄又充涼州鎮軍大總管尋以年老
特聽致仕八年卒年七十餘贈太常卿謚曰昭定訥沉
勇寡言臨大敵而益壯訥弟楚玉開元中爲幽州大都
督府長史以不稱職見代而卒
王晙滄州景城人徙家于洛陽祖有方岷州刺史晙弱
冠明經擢第歴遷殿中侍御史加朝散大夫時朔方軍

元帥魏元忠討賊失利歸罪於副將韓思忠奏請誅之晙以思忠既是偏裨制不由已又有勇智可惜不可獨殺非辜乃廷議爭之思忠竟得釋而晙亦由是出爲渭南令景龍末累轉爲桂州都督桂州舊有屯兵常運衡永等州糧以饋之晙始改築羅郭奏罷屯兵及轉運又堰江水開屯田數千頃百姓頼之尋上䟽請歸鄉拜墓州人詣闕請留晙乃下勅曰彼州往縁寇盜戸口凋殘委任失材乃令至此卿處事强濟遠邇寧靜築城務農

利益已廣隱括綏緝復業者多宜須政成安此黎庶百姓又有表請不須來也晙在州又一年州人立碑以頌其政再轉鴻臚大卿充朔方軍副大總管兼安西大都護豐安定遠三城及側近軍並受晙節度後轉太僕少卿隴右羣牧使開元二年吐蕃精甲十萬寇臨洮軍晙率所部二千人卷甲倍程與臨洮兩軍合勢以拒之賊營於大來谷口吐蕃將坌達延又率兵繼至晙乃出奇兵七百人衣之蕃服夜襲之相去五里置鼓角令前者

至寇大呼後者擊鼓以應之賊衆大懼疑有伏兵自相殺傷死者萬計俄而攝右羽林將軍薛訥率衆邀擊吐蕃至武階谷去大來谷二十里爲賊所隔晙率兵迎訥之軍賊置兵於兩軍之間連亘數十里晙夜出壯士銜枚擊之賊又大潰乃與訥合軍掩其餘衆追奔至洮水殺獲不可勝數盡收所掠牧馬而還以功加銀青光禄大夫封清源縣男兼原州都督仍拜其子班爲朝散大夫尋除并州大都督府長史明年突厥默啜爲九姓所

殺其下酋長多款塞投降置之河曲之内俄而小殺繼立降者漸叛晙上疏曰突厥時屬亂離所以款塞降附其與部落非有讎嫌情異北風理固明矣養成其釁雖悔何追今者河曲之中安置降虜此輩生梗實難處置日月漸久姦詐逾深窺邊問隙必為患難今有降者部落不受軍州進止輒動兵馬屢有傷殺詢問勝州左側被損五百餘人私置烽鋪潛為抗拒公私行李頗實危懼北虜如或南牧降戶必與連衡臣問没蕃歸人云却

逃者甚衆南北信使委曲通傳此輩降人翻成細作儻收合餘燼來逼軍州虜騎憑凌胡兵應接表裏有敵進退無援雖復韓彭之勇孫吴之策令其制勝其可必乎望至秋冬之際令朔方軍盛陳兵馬告以禍福啗以繒帛之利示以麋鹿之饒說其魚米之鄉陳其畜牧之地並分配淮南河南寛鄉安置仍給程糧送至配所雖復一時勞弊必得久長安穩二十年外漸染淳風將以充兵皆爲勁卒若以北狄降者不可南中安置則高麗俘

虜置之沙漠之曲西域編甿散在青徐之右唯利是視務安疆埸何獨降胡不可移徙近者在邊將士爰及安蕃使人多作諛辭不爲實對或言北虜破滅或言降戶安靜志欲自言功効非有以徇邦家伏願察斯利口行兹遠慮邊荒清宴黎元幸甚臣料留住之議謀者云遵故事必言降戶之輩舊置河曲之中昔年既得康寧今日還應穩便但同時異事先典攸傳往者頡利破亡邊境寧謐降戶之輩無復他心所以多歷歲年此類皆無

動靜令虜見未破滅降戶私使往來或畏北虜之威或懷北虜之惠又是北虜戚屬夫豈不識親疎將比昔年安可同日臣料其中頗有三策若盛陳兵馬散令分配內獲精兵之實外袪黠虜之謀蹔勞永安此上策也若多屯士卒廣爲備擬亭障之地蕃漢相參費甚人勞此下策也若置之朔塞任之來往通傳信息結成禍胎此無策也伏願察斯三者詳其善惡利害之狀長短可尋縱因遷移或致逃叛但有移得之者即是今日良圖留

待河冰恐即有變臣蒙天澤叨居重鎮逆耳利行敢不
盡言疏奏未報降虜果叛勑晙帥并州兵西濟河以討
之晙乃間行倍道以夜繼晝卷甲捨幕而趨之夜於山
中忽遇風雪甚慼晙恐失期仰天誓曰晙若事君不忠
不討有罪明靈所殛固自當之而士衆何辜令其勞苦
若誠心忠烈天監孔明當止雪迴風以濟戎事言訖風
迴而雪止時叛者分爲兩道其在東者晙追及之殺一
千五百餘人生獲一千四百餘人駞馬牛羊甚衆晙以

功遷左散騎常侍持節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尋遷御史大夫時突厥跌跌部落及僕固都督勺磨等散在受降城左右居止且謀引突厥共爲表裏陷軍城而叛晙因入奏密請誅之八年秋晙誘跌跌等黨與八百餘人於中受降城由是乃授晙兵部尚書復充朔方軍大總管九年蘭池州胡苦於賦役誘降虜餘燼攻夏州反叛詔隴右節度使羽林將軍郭知運與晙相知討之晙奏朔方軍兵自有餘力其郭知運請還本軍未報而知運兵

至與晙頗不相協晙所招撫降者知運縱兵擊之賊以爲晙所賣皆相率叛走晙進封清源縣公仍兼御史大夫俄而賊衆復相結聚晙坐左遷梓州刺史十年拜太子詹事累封中山郡公屬車駕北巡以晙爲吏部尚書兼太原尹十一年夏代張說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追録破胡之功加金紫光禄大夫仍充朔方軍節度大使其年冬上親郊祀追晙赴京以會大禮晙以時屬冰壯恐虜騎乘隙入寇表辭不赴手勅慰勉仍賜衣

一副會許州刺史王喬家奴告喬與晙潜謀構逆勅侍中源乾曜中書令張說鞫其狀晙既無反狀乃以違詔追不到左遷蘄州刺史十四年累遷戸部尚書復爲朔方軍節度使二十年卒年七十餘贈尚書左丞相謚曰忠烈往歳魏元忠爲張易之昌宗所構左授高要尉晙密狀申明之宋璟時爲鳳閣舍人謂晙曰魏公且全矣子須威嚴而坐理恐子之狼狽也晙曰魏公忠而獲罪晙爲義所激顛沛無恨璟歎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

負朝廷矣晙氣貌雄壯時人謂之有熊虎之狀然慕義
激厲有古人之風御下整肅人吏畏而愛之晙卒後信
安王禕於幽州討奚告捷奏稱軍士咸見晙與蕃將高
昭領兵馬先軍討賊上聞而嗟異久之戶部郎中楊伯
誠上疏請晙等墳特乞增修封域量加表異降使饗祭
優其子孫玄宗乃遣使就其家廟祭仍加其子官秩
史臣曰婁師德應召而慷慨勇也薦仁傑而入用忠也
不使仁傑知之公也營田贍軍智也恭勤接下和也柔

知政事功名有卒是人之難也又何愧於將相乎王孝傑唐休璟張仁愿薛訥王晙等皆韜武幹亟立邊功然孝傑失於再擒休璟虧於餘行先敗後勝薛訥何慙止雪迴風王晙難掩仁愿操履中否相兼

贊曰拯物之心不形於色將相之材人何以測臣有始終功無爽忒多忌梁公自招慙德唐張訥晙善陣能師共服戎虜不憂邊陲

舊唐書卷九十三

舊唐書卷九十三考證

婁師德傳萬歲登封元年轉左肅政御史大夫○沈炳震曰按萬歲登封即萬歲通天也在證聖後下文云證聖元年吐蕃寇洮州明倒置矣新書官御史大夫無萬歲登封元年句應是衍文

證聖元年與吐蕃大將論欽陵贊婆戰于素羅汗山官軍敗績○臣德潛按通鑑綱目素羅汗山之敗在萬歲通天元年三月非證聖也新書本紀亦然而新書

本傳亦作證聖蓋承舊書之譌

舊唐書卷九十三考證

謹案卷九十二第二十五頁後七行祖匡伯襲祖
爵鄖國公刊本鄖訛勛據新書改
第三十頁後七行又為宋州刺史按新書睿宗立
出彥昭為宋州刺史在授涼州都督之前與此
異
卷九十三第五頁後五行遷西州都督按新書西
州作靈州與此異
第十頁前二行請乘虛奪取漠南之地刊本漠訛

漢據新書及元和志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朱麟粹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九十四至九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十　史部

舊唐書卷九十四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四十四

蘇味道　李　嶠　崔　融　盧藏用　徐彦伯

蘇味道趙州欒城人也少與鄉人李嶠俱以文辭知名時人謂之蘇李弱冠本州舉進士累轉咸陽尉吏部侍郎裴行儉先知其貴甚加禮遇及征突厥阿史那都之

引爲管記孝敬皇帝妃父裴居道再登左金吾將軍訪當時才子爲謝表託於味道援筆而成辭理精密盛傳於代延載初歴遷鳳閣舍人檢校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尋加正授證聖元年坐事出爲集州刺史俄召拜天官侍郎聖歴初遷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味道善敷奏多識臺閣故事然而前後居相位數載竟不能有所發明但脂韋其間苟度取容而已嘗謂人曰處事不欲決斷明白若有錯誤必貽咎譴但摸稜以持

兩端可矣時人由是號爲蘇摸稜長安中請還鄉改葬其父優制令州縣供其葬事味道因此侵毀鄉人墓田役使過度爲憲司所劾左授坊州刺史未幾除益州大都督府長史神龍初以親附張易之昌宗貶授眉州刺史俄而復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未行而卒年五十八贈冀州刺史味道與其弟太子洗馬味玄甚相友愛味玄若請託不諧輙面加凌折味道對之怡然不以爲忤論者稱焉有文集行於代

李嶠趙州贊皇人隋内史侍郎元操從曾孫也代爲著姓父鎮惡襄城令嶠早孤事母以孝聞爲兒童時夢有神人遺之雙筆自是漸有學業弱冠舉進士累轉監察御史時嶺南邕巖二州首領反叛發兵討擊高宗令嶠往監軍事嶠乃宣朝旨特赦其罪親入獠洞以招諭之叛者盡降因罷兵而還高宗甚嘉之累遷給事中時酷吏來俊臣構陷狄仁傑李嗣眞裴宣禮等三家奏請誅之則天使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其獄

德裕等雖知其枉懼罪並從俊臣所奏嶠曰豈有知其枉濫而不爲申明哉孔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乃與德裕等列其枉狀由是忤旨出爲潤州司馬詔入轉鳳閣舍人則天深加接待朝廷每有大手筆皆特令嶠爲之時初置右御史臺巡按天下嶠上疏陳其得失曰陛下創置右臺分巡天下察吏人善惡觀風俗得失斯政途之綱紀禮法之準繩無以加也然猶有未折衷者臣請試論之夫禁網尚疎法令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

踈則所羅廣而無苛碎竊見垂拱二年諸道巡察使所奏科目凡有四十四件至於别凖格勑令察訪者又有三十餘條而巡察使率是三月已後出都十一月終奏事時限迫促簿書塡委晝夜奔逐以赴限期而每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二千餘人少者一千已下皆須品量才行褒貶得失欲令曲盡行能則皆不暇此非敢墮於職而慢於官也實才有限而力不及耳臣望量其功程與其節制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進退可以責成得

失可以精覈矣又曰今之所察但準漢之六條推而廣之則無不包矣無爲多張科目空費簿書且朝廷萬機非無事也機事之動恒在四方是故冠蓋相望郵驛繼踵今巡使既出其他外州之事悉當委之則傳驛大減矣然則御史之職故不可得閑自非分州統理無由濟其繁務請大小相兼率十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爲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姦訛覿採風俗然後可以求其實効課其成功若此法果行必大裨政化且御

史出持霜簡入奏天闕其於勵已自修奉職存憲比於他吏可相百也若其按劾姦邪糾擿欺隱比於他吏可相十也陛下試用臣言妙擇賢能委之心膂假溫言以制之陳賞罰以勸之則莫不盡力而効死矣何政事之不理何禁令之不行何妖孽之敢興則天善之乃下制分天下爲二十道簡擇堪爲使者會有沮議者竟不行尋知天官侍郎事遷麟臺少監聖歷初與姚崇偕遷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俄轉鸞臺侍郎依舊平章事兼修國

史久視元年嶠舅天官侍郎張錫入知政事嶠轉成均祭酒罷知政事及修史舅甥相繼在相位時人榮之嶠尋檢校文昌左丞東都留守長安三年嶠復以本官平章事尋知納言事明年遷內史嶠後固辭煩劇復拜成均祭酒平章事如故長安末則天將建大像於白司馬坂嶠上疏諫之其略曰臣以法王慈敏菩薩護持唯擬饒益衆生非要榮修土木伏聞造像税非戶口錢出僧尼不得州縣祇承必是不能濟辦終須科率豈免勞擾

天下編户貧弱者衆亦有傭力客作以濟餱糧亦有賣舍貼田以供王役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貫若將散施廣濟貧窮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户拯饑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霑聖君亭育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疏奏不納中宗即位嶠以附會張易之兄弟出爲豫州刺史未行又貶爲通州刺史數月徵拜吏部侍郎封贊皇縣男無幾遷吏部尚書進封縣公神龍二年代韋安石爲中書令初嶠在吏部時志欲曲

行私惠冀得復居相位奏置員外官數千人至是官寮倍多府庫減耗乃抗表引咎辭職并陳利害十餘事中宗以嶠昌言時政之失輒請罷免手制慰諭而不允尋令復居舊職三年又加修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趙國公景龍三年罷中書令以特進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即位出為懷州刺史尋以年老致仕初中宗崩嶠密表請處置相王諸子勿令在京及玄宗踐祚宮內獲其表以示侍臣或請誅之中書令張說曰嶠

雖不辯逆順然亦爲當時之謀吠非其主不可追討其罪上從其言乃下制曰事君之節危而不變爲臣則忠貳乃無赦特進趙國公李嶠往緣宗韋弑逆朕恭行戡定揖讓之際天命有歸嶠有窺覦不知逆順狀陳詭計朕親覽焉以其早負辭學累居台輔忍而莫言特掩其惡今忠邪既辨具物惟新賞罰黨乖下人安勸雖經赦令猶宜放斥矜其老疾俾遂餘生宜聽隨子虔州刺史暢赴任尋起爲廬州别駕而卒有文集五十卷

崔融齊州全節人初應八科舉擢第累補宫門丞兼直崇文館學士中宗在春宫制融爲侍讀兼侍屬文東朝表疏多成其手聖歷中則天幸嵩嶽見融所撰啓母廟碑深加歎美及封禪畢乃命融撰朝覲碑文自魏州司功參軍擢授著作佐郎尋轉右史聖歷二年除著作郎仍兼右史内供奉四年遷鳳閣舍人久視元年坐忤張昌宗意左授婺州長史頃之昌宗怒解又請召爲春官郎中知制誥事長安二年再遷鳳閣舍人三年兼修國

史時有司表稅關市融深以爲不可上疏諫曰伏見有司稅關市事條不限工商但是行人盡稅者臣謹按周禮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竊惟市縱繁巧關通末遊欲令此徒止抑所以咸增賦稅臣謹商度今古料量家國竊將爲不可稅謹件事跡如左伏惟聖旨擇焉往古之時淳樸未散公田籍而不稅關防譏而不征中代已來澆風驟進桑麻疲弊稼穡辛勤於是各徇通財爭趨作巧求徑捷之欲速忘歲計之無餘遂使田萊日荒倉廩

不積蠶織休廢弊緼闕如饑寒猥臻亂離斯起先王懲其若此所以變古隨時依本者恒科占末者增稅夫闕市之稅者謂市及國門關門者也唯斂出入之商賈不稅來往之行人今若不論商人通取諸色事不師古法乃任情悠悠末代於何瞻仰濟濟盛朝自取嗤笑雖欲憲章姬典乃是違背周官臣知其不可者一也臣謹案易繫辭稱庖羲氏没神農氏作日中爲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班志亦云財者帝王

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理國安人之本也仕農工商四人有業學以居位曰仕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人陳力受職然則四人各業久矣今復安得動而摇之蕭何云人情一定不可復動班固又云曹參相齊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理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若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夫獄市兼受善惡

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刑獄繁此其効也老子曰我無為而人自化我好靜而人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臣知其不可者二也四海之廣九州之雜闤闠必據險路市必憑要津若乃富商大賈豪宗惡少輕死重義結黨連羣喑嗚則彎弓睚眦則挺劍小有失意且猶如此一旦變法定是相驚乘茲困窮或致騷動便恐南走越北走胡非唯流逆齊人亦自攪亂殊俗又如

邊徼之地冦賊爲隣興胡之旅歲月相繼儻同科賦致有猜疑一從散亡何以制禁求利雖切爲害方深而有司上言不識大體徒欲益帑藏助軍國殊不知軍國益擾帑藏逾空臣知其不可者三也孟軻又云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今行者皆稅本末同流且如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指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宏舸巨艦千舳萬艘交貿往還昧旦永日今若江津河口置鋪納稅納

稅則檢覆檢覆則遲留此津纔過彼鋪復止非唯國家稅錢更遭主司傲賂舩有大小載有少多量物而稅觸途淹久統論一日之中未過十分之一因此壅滯必致吁嗟一朝失利則萬商廢業萬商廢業則人不聊生其間或有輕訬任俠之徒斬龍刺蛟之黨鄱陽暴虐之客富平悍壯之夫居則藏鏹出便竦劍加之以重稅因之以威脅一旦獸窮則搏鳥窮則攫執事者復何以安之哉臣知其不可者四也五帝之初不可詳已三王之後

厥有著云秦漢相承典章大備至如關市之税史籍有文秦政以雄圖武力捨之而不用也漢武以霸略英才去之而勿取也何則關爲禦暴之所市爲聚人之地税市則人散税關則暴興暴興則起異圖人散則懷不軌夫人心莫不背善而樂禍易動而難安一市不安則天下之市心揺矣一關不安則天下之關心動矣況澆風久扇變法爲難徒欲禁末流規小利豈知失玄默亂大倫魏晉眇小齊隋齷齪亦所不行斯道者也臣知其不

可者五也今之所以稅關市者何也豈不以國用不足
邊寇爲虞一行斯術巢有殷贍然也微臣敢借前箸以
籌之伏惟陛下當聖期御玄籙沈璧于洛刻石于嵩鑄
寶鼎以窮姦坐明堂而布政神化廣洽至德潛通東夷
蹔驚應時平殄南蠻纔動計日歸降西域五十餘國廣
輪一萬餘里城堡清夷亭堠靜謐比爲患者唯苦二蕃
今吐蕃請命邊事不起即目雖尚屯兵久後終成弛柝
獨有黙啜假息孤恩惡貫禍盈覆亡不暇征役日已省

矣繁費日已稀矣然猶下明制遵太樸愛人力惜人財王侯舊封妃主新禮所有支料咸令減削此陛下以躬率先堯舜之用心也且關中河北水旱數年諸處逃亡今始安輯儻加重稅或慮相驚況承平歲積薄賦日久俗荷深恩人知自樂卒有變法必多生怨生怨則驚擾驚擾則不安中既不安外何能禦丈王曰帝王富其人霸者富其地理國若不足亂國若有餘古人有言帝王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庾商賈藏於篋惟

陛下詳之必若師興有費國儲多窘即請倍算商客加
斂平人如此則國保富强人免憂懼天下幸甚臣知其
不可者六也陛下留神繫表屬想政源冐兹炎熾早朝
宴坐一日二日機務不遺先天後天虚心密應時政得
失小子何知率陳瞽辭伏紙惶懼疏奏則天納之乃寢
其事四年除司禮少卿仍知制誥時張易之兄弟頗招
集文學之士融與納言李嶠鳳閣侍郎蘇味道麟臺少
監王紹宗等俱以文才降節事之及易之伏誅融左授

袁州刺史尋召拜國子司業兼修國史神龍二年以預修則天實録成封清河縣子賜物五百段璽書褒美融為文典麗當時罕有其比朝廷所須洛出寶圖頌則天哀冊文及諸大手筆並手勑付融撰哀冊文用思精苦遂發病卒時年五十四以侍讀之恩追贈衞州刺史謚曰文有集六十卷二子禹錫翹開元中相次為中書舍人
盧藏用字子潛度支尚書承慶之姪孫也父璥有名於

時官至魏州司馬藏用少以辭學著稱初舉進士選不調乃著芳草賦以見意尋隱居終南山學辟穀練氣之術長安中徵拜左拾遺時則天將營興泰宫於萬安山藏用上疏諫曰臣愚雖不達時變竊嘗讀書見自古帝王之迹衆矣臣聞土階三尺茅茨不翦采椽不斲者唐堯之德也卑宫室菲飲食盡力於溝洫者大禹之行也惜中人十家之產而罷露臺之制者漢文之明也並能垂名無窮爲帝皇之烈豈不以克念徇物博施濟衆以

臻於仁恕哉今陛下崇臺邃宇離宫别館亦已多矣更窮人之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爲不憂人務奉已也且頃歲已來雖年穀頗登而百姓未有儲蓄陛下西幸東廵人未休息土木之役歲月不空陛下不因此時施德布化復廣造宫苑臣恐人未易堪今左右近臣多以順意爲忠朝廷具僚皆以犯忤爲患至令陛下不知百姓失業百姓亦不知左右傷陛下之仁也臣聞忠臣不避死亡之患以納君於仁明主不惡切直之言以

垂名千載陛下誠能發明恕之制以勞人爲辭則天下必以陛下爲惜人力而苦已也小臣固陋不識忌諱敢冒死上聞乞下臣此章與執事者議其可否則天下幸甚神龍中累轉起居舍人兼知制誥俄遷中書舍人藏用常以俗多拘忌有乖至理乃著析滯論以暢其事辭曰客曰天道玄微神理幽化聖人所以法象衆庶由其運行故大橈造甲子容成著律歷黃公裁變玄女啓謨八門御時六神直事從之者則兵强國富違之者則將

弱朝危有同影響若合符契先生亦嘗聞之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子所謂曲學所習瞶眛所守徒識偏方之詭說未究亨衢之通論蓋易曰先天不違傳稱人神之主範圍不過三才所以虛中進退非邪百王所以無外故曰國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又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人無釁焉妖不自作由是言之得喪與亡並闗人事吉凶悔悋無涉天時且皇天無親唯德是輔爲不善者天降之殃高宗修德桑穀以變宋君引過法星退

舍此天道所以從人者也古之爲政者刑獄不濫則人壽賦斂蠲省則人富法令有常則國靜賞罰得中則兵强所以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禮賞不倦則士爭先苟違此途雖卜時行刑擇日出令必無成功矣自叔世澆訛俗多徼倖競稱怪力爭誦詭言屈政教而就孤虛棄信賞而從推步附會前史變易舊經依托空文以爲徵據覆軍敗將者則隱秘無聞偶同幸中者則共相文飾豈唯德之增惑亦乃學人自是嗚呼習俗訛謬

一至此焉昔者甲子興師非成功之日往亡用事異制勝之辰人事苟脩何往不濟至若環城自守接陣重圍無闕地形不乖天道若兵强將智粟積城堅雖復屢轉魁剛頻移太歲坐推白虎行計貪狼自符雞鬬之祥多貽蟻附之困故曰任賢使能則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則不卜筮而事吉養勞賞功則不禱祠而得福此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太公犯雨逆天時也韓信背水乖地利也並存人事俱成大業削樹而斬龐

涓舉火而屠張郃未必暗同歲德冥會日遊俱運三門
並占四殺杜郵齒劍抑唯計沮垓下悲歌實階刓印若
以並資厭勝不事良圖則長平盡坑固須恒濟襄城無
噍亦可常保是知拘而多忌終喪大功百姓與能必遺
小數金雞玉鶴方爲楚國之殃萬畢枕中適構淮南之
禍刻符指盜反更亡身被髮邀神翻招夷族嗟乎威斗
赭鞭不禳赤伏之運築城斷岡何救素靈之哭火災不
驗裨竈無力以窺天超乘階凶王孫取監於觀德九徵

九變是曰長途人謀鬼謀良歸有道此並經史陳迹賢聖通規仁遠乎哉詎宜滯執客乃戚然避席曰鄙人困蒙不階至道請事斯語歸于正途而今而後焚蓍龜毀律歷廢六合斥五行浩然清慮則將奚若答曰此所謂過猶不及也夫甲子所以配日月律歷所以通歲時金木所以備法象蓍龜所以筮吉凶聖人以此神明德行輔助謀猷存之則協贊成功執之則凝滯於物消息之義其在兹乎客於是循牆匍匐帖然無氣口款心醉不

知所以荅矣景龍中爲吏部侍郎藏用性無挺特多爲
權要所逼頗隳公道又遷黄門侍郎兼昭文館學士轉
工部侍郎尚書右丞先天中坐託附太平公主配流嶺
表開元初起爲黔州都督府長史兼判都督事未行而
卒年五十餘有集二十卷藏用工篆隸好琴碁當時稱
爲多能之士少與陳子昂趙貞固友善二人並早卒藏
用厚撫其子爲時所稱然初隱居之時有貞儉之操往
來于少室終南二山時人稱爲隨駕隱士及登朝趑趄

詭佞專事權貴奢靡淫縱以此獲譏于世
徐彦伯兖州瑕丘人也少以文章擅名河北道安撫大
使薛元超表薦之對策擢第累轉蒲州司兵參軍時司
戸韋暠善判事司士李亘工於翰札而彦伯以文辭雅
美時人謂之河中三絶彦伯聖歴中累除給事中時王
公卿士多以言語不慎密為酷吏周興來俊臣等所陷
彦伯乃著樞機論以誡于代其辭曰書曰惟口起羞惟
甲冑起戎又云齊乃位度乃口易曰慎言語節飲食又

云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出其言不善千里違之禮亦云
可言也不可行也君子不言也可行也不可言也君子
不行也嗚呼先聖知言之爲大也知言之爲急也精微
以勸之典謩以告之禮經以防之守名教者何可不修
其詁訓而服其糟粕乎故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動則
物應物應則得失之見也得之者江海比隣失之者肝
膽楚越然後知否泰榮辱繫於言乎夫言者德之柄也
行之主也志之端也身之文也既可以濟身亦可以覆

身故中庸鏤其心左階銘其背南容復於白圭箕子疇於洪範良有以也是以掎摭瑕玷豫詳躁競審無常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利生於口森然覆邦之説道不由衷變彼如簧之刺可不懼之哉其有識暗邪正慮微形朕破金湯之籥封禍亂之根用詁讘爲全計以號謏爲令德至若梧宫問答荆齊所以奔命韓魏加肘智伯所以危殘蔡侯繩息嬀也亟招甲兵之罰鄭曼圖宗卿也而受鼎鑊之誅史遷輕議終下蠶室張紘詭説更齒龍

淵凡此過言其流匪一或檝猶糞土或動成刀劒或茍且其心或脂膏其吻挾邪作蠱守之而不懈往輙破的去之而彌遠亦何異韓盧聚音龎也羣吠得死爲幸何循名之立乎雖復伯玉沮顔追謝於元凱蔣濟貽恨失譽於王陵犀首没齒於季章曹瞞齰舌於劉主當何及哉孔子曰予欲無言又云終身爲善一言敗之惜也老子亦云多言數窮又云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議人者也何聖人之深思偉慮杜漸防萌之至乎夫不可言而

言者曰狂可言而不言者曰隱鉗舌拱默曷通彼此之懷括囊而處孰啓蓍明之訓則上言者下聽也下言者上用也睿喆之言猶天地也人覆燾而生焉大雅之言猶鐘鼓也人考擊而樂焉作以龜鏡姬公之言也出爲金石曾子之言也存其家邦國僑之言也立而不朽臧孫之言也是謂德音誥我宗極滿于天下貽厥後昆殷宗甘之於酒醴孫卿諭之以琴瑟閭里重於四時郢都輕其千乘豈不韙哉豈不休哉但楙探世猷克念丕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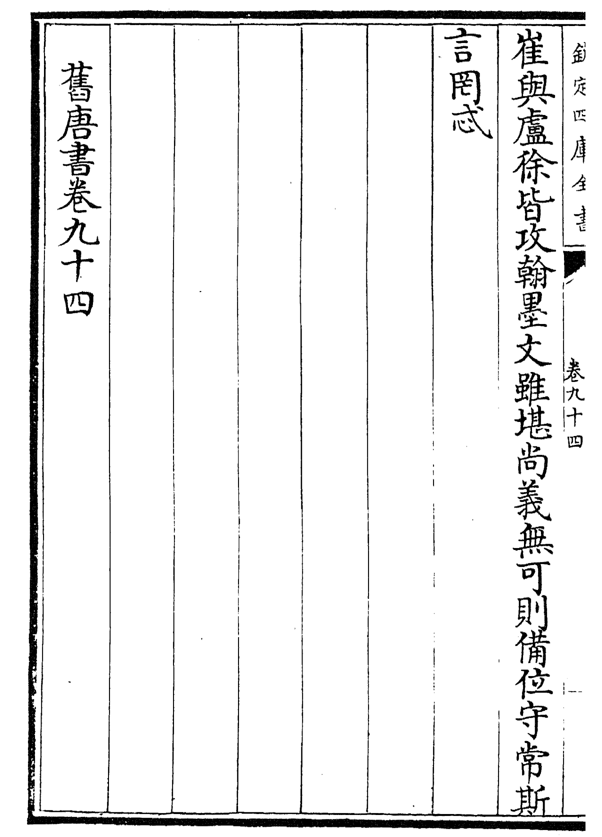
審思而應精慮而動謀其心以後發擇其交以後談不感趨於非黨不屏營於詭遇非先王之至德不敢行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翦其謀謀之緒撲其炎炎之勢自然介爾景福錫兹純嘏則悔吝何由而生怨惡何由而至哉孔子曰終日行不遺巳患終日言不遺巳憂如此廼可以言也戒之哉戒之哉神龍元年遷太常少卿兼修國史以預修則天實録成封高平縣子賜物五百段未幾出爲衛州刺史以善政聞璽書勞勉俄轉蒲州刺

史入爲工部侍郎尋除衛尉卿兼昭文館學士景龍三年中宗親拜南郊彦伯作南郊賦以獻辭甚典美景雲初加銀青光禄大夫遷右散騎常侍太子賔客仍兼昭文館學士先天元年以疾乞骸骨許之開元二年卒彦伯事寡嫂甚謹撫諸姪同於己子自晚年屬文好爲强澁之體頗爲後進所效焉有文集二十卷行於時

史臣曰才出於智行出於性故文章巧拙由智之深淺也行義詭實由性之善惡也然則智性禀之於氣不可

使之彊也蘇味道李嶠等俱爲輔相各處穹崇觀其章疏之能非無奥贍驗以弼諧之道罔有貞純故狄仁傑有言曰蘇李足爲文吏矣得非齷齪者乎摸稜之病尤足可譏崔融盧藏用徐彦伯等文學之功不讓蘇李知有守常之道而無應變之機規諫之深崔比盧徐稍爲優矣

贊曰房杜姚宋俱立大功咸以二族譚爲美風蘇李文學一代之雄有慙輔弼稱之豈同凡人有言未必有德



崔與盧徐皆攻翰墨文雖堪尚義無可則備位守常斯言罔忒

舊唐書卷九十四

舊唐書卷九十五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四十五

睿宗諸子

讓皇帝憲　惠莊太子撝　惠文太子範

惠宣太子業　隋王隆悌

睿宗六子昭成順聖皇后竇氏生玄宗肅明順聖皇后

劉氏生讓皇帝宫人柳氏生惠莊太子崔孺人生惠文太子王德妃生惠宣太子後宫生隋王隆悌

讓皇帝憲本名成器睿宗長子也初封永平郡王文明元年立爲皇太子時年六歲及睿宗降爲皇嗣則天冊授成器爲皇孫與諸弟同日出閤開府置官屬長壽二年改封壽春郡王仍却入閤長安中累轉左贊善大夫加銀青光禄大夫中宗即位改封蔡王遷宗正員外卿加賜實封四百戶通舊爲七百戶成器固辭不敢當大

國依舊爲壽春郡王唐隆元年進封宋王其月睿宗踐祚拜左衛大將軍時將建儲貳以成器嫡長而玄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意久不定成器辭曰儲副者天下之公器時平則先嫡長國難則歸有功若失其宜海内失望非社稷之福臣今敢以死請累日涕泣固讓言甚切至時諸王公卿亦言楚王有社稷大功合居儲位睿宗嘉成器之意乃許之玄宗又以成器嫡長再抗表固讓睿宗不許乃下制曰左衛大將軍宋王成器朕之元子當

踐副君以隆基有社稷大功人神僉屬由是朕前懇讓言在必行天下至公誠不可奪爰符立季之典庶協從人之願成器可雍州牧揚州大都督太子太師别加實封二千戸賜物五千段良馬二十匹奴婢十房甲第一區良田三十頃其年十一月拜尚書左僕射尋遷司徒其太師都督並如故明年表讓司徒拜太子賔客兼揚州大都督如故時太平公主陰有異圖姚元之宋璟等請出成器及申王成義爲刺史以絶謀者之心由是成

器以司徒兼蒲州刺史玄宗嘗製一大被長枕將與成
器等共申友悌之好睿宗知而大悅累加賞歎先天元
年八月進封司空及玄宗討平蕭至忠岑羲等成器又
進位太尉依舊兼揚州大都督加實封一千戶月餘加
授開府儀同三司其太尉揚州大都督並停開元初歷
岐州刺史開府如故四年避昭成皇后尊號改名憲封
爲寧王實封累至五千五百戶又歷澤涇等州刺史初
玄宗兄弟聖歷初出閤列第於東都積善坊五人分院

同居號五王宅大足元年從幸西京賜宅於興慶坊亦號五王宅及先天之後興慶是龍潛舊邸因以爲宮憲於勝業東南角賜宅申王撝岐王範於安興坊東南賜宅薛王業於勝業西北角賜宅邸第相望環於宮側玄宗於興慶宮西南置樓西面題曰花蕚相輝之樓南面題曰勤政務本之樓玄宗時登樓聞諸王音樂之聲咸召登樓同榻宴謔或便幸其第賜金分帛厚其歡賞諸王每日於側門朝見歸宅之後即奏樂縱飲擊毬鬬雞

或近郊從禽或別墅追賞不絕於歲月矣遊踐之所中使相望以爲天子友悌近古無比故人無閒然玄宗既篤於昆季雖有讒言交構其間而友愛如初憲尤恭謹畏慎未曾干議時政及與人交結玄宗尤加信重之嘗與憲及岐王範等書曰昔魏文帝詩云西山一何高高處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燿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身輕生羽翼朕每思服藥而求羽翼何如骨肉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陳思有超代之才堪

佐經綸之務絶其朝謁卒令憂死魏祚未終遭司馬宣王之奪豈神丸之効也虞舜至聖捨象傲之愆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此爲帝王之軌則于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朕未嘗不廢寢忘食欽歎者也頃因餘暇妙選仙經得此神方古老云服之必驗今分此藥願與兄弟等同保長齡永無限極憲開元九年兼太常卿十四年停太常卿依舊爲開府儀同三司二十一年復拜太尉二十八年冬憲寢疾上令中使送醫藥及珍膳相

望於路僧崇一療憲稍瘳上大悅特賜緋袍魚袋以賞異崇一時申王等皆先薨唯憲獨在上尤加恩貸每年至憲生日必幸其宅移時宴樂居常無日不賜酒酪及異饌等尚食捴監及四方有所進獻食之稍甘即皆分以賜之憲嘗奏請年終録付史館每年至數百紙二十九年冬京城寒甚凝霜封樹時學者以爲春秋雨木冰即此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冑也憲見而歎曰此俗謂樹稼者也諺曰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吾其死矣

十一月薨時年六十三上聞之號呌失聲左右皆掩涕翌日下制曰能以位讓爲吳太伯存則用成其節歿則當表其賢非常之稱旌德斯在故太尉寧王憲誕含粹靈允膺大雅孝悌之至本乎中誠仁和之深非因外奬率由禮度雅尚文儒謙以自牧樂以爲善比兩獻而有光與二南而合德自出臨方鎮入配台階逾勵忠勤益闡周慎實謂永爲藩屏以輔邦家曾不憖遺奄焉殂沒友于之痛震慟良深惟王朕之元昆合昇王嗣以朕奉

先朝之睿略定宗社之阽危推而不居請予主鬯又承
慈旨焉敢固違不然者則宸極之尊豈歸於薄德茂行
若此易名是憑自非大號孰副休烈按謚法推功尚善
曰讓德性寬柔曰讓敬追謚曰讓皇帝宜令所司擇日
備禮冊命憲長子汝陽郡王璡又上表懇辭盛陳先意
謙退不敢當帝號手制不許及冊斂之日内出御衣一
副仍令右監門大將軍高力士賫手書寘于靈座之前
其書曰隆基白一代兄弟一朝存歿家人之禮是用申

情興言感恩悲涕交集大哥孝友近古莫儔嘗號五王同開邸第遠自童幼洎乎長成出則同遊學則同業事均形影無不相隨頃以國步艱危義資克定先帝御極日月照臨大哥嫡長合當儲貳以功見讓爰在薄躬既嗣守紫宸萬機事總聽朝之暇得展于懷十數年間棣華凋落謂之手足唯有大哥今復淪亡耿然無對以玆感慕何恨如之然以厥初生人孰不殂謝所貴光昭德行以示崇高立德立名斯爲不朽大哥事跡身歿讓存

故冊曰讓皇帝神之昭格當玆寵榮況庭訓傳家璡等
申讓善述先志實有遺風成其美也恭惟緒言怳焉如
在寄之翰墨悲不自勝又制追贈憲妃元氏爲恭皇后
祔葬于橋陵之側及將葬上遣中使勑璡等務令儉約
送終之物皆令衆見所司請依諸陵舊例壙内置千味
食監護使左僕射裴耀卿奏曰尚食所料水陸等味一
千餘種每色餅瓯安於藏内皆是非時瓜菓及馬牛驢
犢麞鹿等肉並諸藥酒三十餘色儀注禮料皆無所憑

臣據禮司所料奠祭相次事無不備典制分明天恩每
申讓帝之志務令儉約禮外加數竊恐不安又非時之
物馬犢驢等並野味魚鴈鵝鴨之屬所用銖兩動皆宰
殺盛夏胎養聖情所禁又須造作什物動逾千計求徵
市井實謂煩勞千味不供禮無所闕伏望依禮減省以
取折衷制從之及發引時屬大雨上令慶王潭已下泥
中步送十數里制號其墓爲惠陵憲凡十子璡嗣莊琳
璹珣瑀玢琎琯璀等十人歷官封襲璡封汝陽郡王歷

太僕卿與賀知章褚庭誨爲詩酒之交天寶初終父喪加特進九載卒贈太子太師莊嗣封濟陰郡王早卒琳封嗣寧王歷秘書員外監從玄宗幸蜀郡至德二載卒璹封嗣申王珣封同安郡王珣修身淳謹不自矜貴閨門之内常默如也開元二十五年薨玄宗甚悼之輟朝三日制曰猶子之恩特深於情禮睦親之義必備於哀榮同安郡王珣稟氣淳和執心忠順邦國垣翰宗枝羽儀磐石疏封將期永固逝川不捨俄歎促齡悼往之懷

因心所切宜增寵命用飾幽泉可贈太子少保葬事官
給陪葬橋陵瑀封漢中王歴都水使者恒王府司馬衛
尉員外卿瑀早有才望偉儀表初為隴西郡公天寶十
五載從玄宗幸蜀至漢中因封漢中王仍加銀青光禄
大夫漢中郡太守乾元二年以特進試太常卿送寧國
公主至回紇充冊立使玢蒼梧郡開國公歴銀青光禄
大夫秘書監員外置同正員卒贈江陵大都督珽封晉
昌郡開國公琯魏郡開國公璀文安郡開國公天寶十

一載珽琯璀並食邑三千户

惠莊太子撝睿宗第二子也本名成義母柳氏掖庭宫人撝之初生則天嘗以示僧萬迴萬迴曰此兒是西域大樹之精養之宜兄弟則天甚悅始令列於兄弟之次垂拱三年封恒王尋却入閤改封衡陽郡王累授尚衣奉御神龍元年加賜實封二百户通前五百户遷司農少卿加銀青光禄大夫睿宗踐祚進封申王遷右衛大將軍景雲元年七月遷殿中監兼檢校右衛大將軍二

年轉光禄卿右金吾衛大將軍先天元年七月加實封一千戸八月行司徒兼益州大都督開元二年帶司徒兼幽州刺史俄避昭成太后之稱改名撝歴鄧虢絳三州刺史八年因入朝停刺史依舊爲司徒性宏裕儀形瓌偉善於飲啖十二年病薨册贈惠莊太子陪葬橋陵無子初養讓帝子琇封同安郡王先卒天寶三載又以讓帝子璹爲嗣申王授鴻臚員外卿

惠文太子範睿宗第四子也本名隆範後避玄宗連名

改單稱範初封鄭王尋改封衛王長壽二年隨例却入閤徙封巴陵郡王累授尚食奉御神龍元年遷太府員外少卿加賜實封二百戶通前五百戶景龍年兼隴州别駕加銀青光禄大夫睿宗踐祚進封岐王又加實封五百戶拜太常卿兼左羽林大將軍先天二年從上討竇懷貞蕭至忠等以功加賜實封滿五千戶下制褒美開元初拜太子少師帶本官歷絳鄭岐三州刺史八年遷太子太傅範好學工書雅愛文章之士士無貴賤皆

盡禮接待與閻朝隱劉庭琦張諤鄭繇篇題唱和又多聚書畫古跡爲時所稱時上禁約王公不令與外人交結駙馬都尉裴虚已坐與範遊讌兼私挾讖緯之書配徙嶺外萬年尉劉庭琦太祝張諤皆坐與範飲酒賦詩黜庭琦爲雅州司戶諤爲山茌丞然上未嘗問範恩情如初謂左右曰我兄弟友愛天至必無異意秖是趨競之輩强相託附耳我終不以纖芥之故責及兄弟也時王毛仲等本起微賤皆崇貴傾於朝廷諸王每相見假

立引待獨範見之色莊十四年病薨上哭之甚慟輟朝三日爲之追福手寫老子經徹膳累旬百寮上表勸喻然後復常開元十四年命工部尚書攝太尉盧從愿册贈王爲惠文太子陪葬橋陵一子瑾封河東郡王官至太僕卿昌于酒色竟暴卒贈太子少師天寶三載又以惠宣太子男嗣陽公珍爲嗣岐王銀青光禄大夫宗正員外卿上元二年珍與朱融善珍儀表偉如頗類玄宗融乃誘崔昌趙非熊等并中官六軍人同謀逆融謂金

吾將軍邢濟曰今城中草草闕外近寇憑凌若何濟曰我金吾天子押衙死生隨之安能自脫融曰有一人足下見之自當知縱不出城亦無慮乃引以見珍濟奏之乃令御史中丞敬羽訊之珍賜死其同謀右武衛將軍竇如玢試都水使者崔昌右羽林軍大將軍劉從諫蔚州長鎮將朱融右衛將軍胡洌直司天臺通玄院高抱素右司禦率府率魏兆內侍省內謁者監王道成等九人特宜斬決試太子洗馬兼知司天臺冬官正事趙非

熊陳王府長史陳閎楚州司馬張昂右武衛兵曹焦自榮前鳳翔府郿縣主簿李昆國子監廣文進士張奐等六人特宜決殺駙馬都尉薛履謙預逆謀宜賜自盡乃以濟兼桂州都督侍御史充桂管防禦都使左散騎常侍張鎬坐與交通貶辰州司戶鄭繇者鄭州滎陽人北齊吏部尚書述五代孫也工五言詩開元初範爲岐州刺史繇爲長史範失白鷹繇爲失白鷹詩當時以爲絕唱後爲湖州刺史子審亦善詩詠乾元中任袁州刺史

惠宣太子業睿宗第五子也本名隆業後單名業垂拱三年封趙王開府置官屬長壽二年隨例却入閤改封中山郡王累授都水使者尋又改封彭城郡王神龍元年加賜實封二百戶通前五百戶景龍二年兼陳州别駕銀青光禄大夫太僕少卿别駕如故睿宗即位進封薛王加封滿一千戶拜秘書監兼右羽林大將軍俄轉宗正卿睿宗以業好學而授秘書監及玄宗誅蕭至忠岑羲等業以翊從之功加實封通舊爲五千戶開元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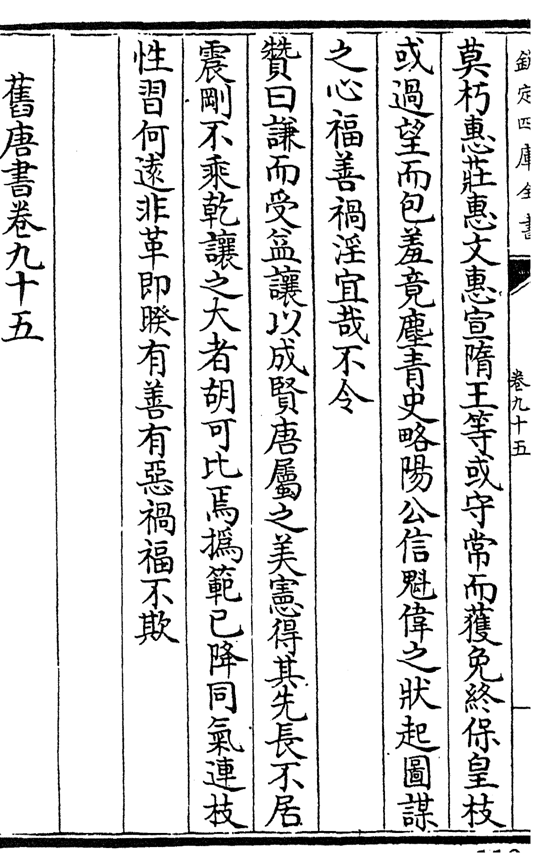
歷太子少保同涇幽衛虢等州刺史八年遷太子太保
初業母早終從母賢妃親鞠養之至是迎賢妃出就外
宅事之甚謹業同母妹淮陽涼國二公主亦早卒業撫
愛其子逾於已子上以業孝友特加親愛業嘗疾病上
親爲祈禱及愈車駕幸其第置酒讌樂更爲初生之歡
玄宗賦詩曰昔見漳濱卧言將人事違今逢誕慶日猶
謂學仙歸棠棣花重滿鴒原鳥再飛其恩意如此十三
年上嘗不豫業妃弟內直郎韋賓與殿中監皇甫恂私

議休咎事發玄宗令杖殺韋賓左遷皇甫恂爲錦州刺史妃惶懼降服待罪業亦不敢入謁上遽令召之業至階下逡巡請罪上降階就執其手曰吾若有心猜阻兄弟者天地神明所共咎罪乃歡讌久之仍慰諭妃令復其位二十一年業進拜司徒二十年正月薨冊贈惠宣太子陪葬橋陵有子十一人瑗樂安郡王瑒宗正卿滎陽郡王琄封嗣薛王珍嗣岐王琄爲金紫光禄大夫鴻臚卿同正員天寶五載坐舅刑部尚書韋堅爲右相李

林甫所構貶夷陵郡别駕長任母隨琄竟以憂死七載琄於夜郎安置後移南浦郡十四載安禄山反赴于西京

隋王隆悌睿宗第六子也初封汝南郡王長安初拜尚乘直長早薨睿宗践極追封隋王贈荆州大都督無子

史臣曰夫得天下而治者其道舒而有變讓天下而退者其道卷而常存何者飛龍在天舒也亢龍有悔變也讓皇帝守無咎於或躍利終吉於勞謙其用有先其閒



莫朽惠莊惠文惠宣隋王等或守常而獲免終保皇枝或過望而包羞竟塵青史畧陽公信魁偉之狀起圖謀之心福善禍淫宜哉不令

贊曰謙而受益讓以成賢唐屬之美憲得其先長不居震剛不乘乾讓之大者朗可比焉撝範已降同氣連枝性習何遠非革即睽有善有惡禍福不欺

舊唐書卷九十五